

[意識型態與烏托邦]

Ideology and Utopia



知識與各方勢力爭論的出口。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

關於本書

這本20世紀社會學的典範之作，是海姆最為人所知的著作之一，也是知社會學理論的奠基之作。迥異於當代社會歷史學研究，本書關心的並非西文明的衰亡原因，而是著重在其存續方式。他分析著「意識型態」如何被來維繫著既有的社會秩序，以及「烏邦」如何參與著社會秩序的轉型。簡之，本書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戳破社會存與發展的迷思。少有著作能像本書樣，清楚描繪出知識份子多年來的論課題並且為知識與各方勢力間的爭論指出一條解決之道。Harold J. Laski說一份最強而有力的證據……本書將經典中佔有一席之地。Max Ascoli指出：任何人若想要探討當代知識份在公共事務中應扮演的角色，本書將您的不可或缺的經典。

意識型態與烏托邦

Ideology and Utopia

著 —— 曼海姆 (Karl Mannheim)

譯 —— 張明貴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意識型態與烏托邦／曼海姆 (Karl Mannheim)
著；張明貴譯——初版。-- 臺北縣新店市： 桂
冠，2005[民 94]

面：公分。—

譯自：Ideology and Utopia

含索引

ISBN 957-730-521-0 (平裝)

1. 社會學-研究方法

540.1

93023019

08838

意識型態與烏托邦

Ideology and Utopia

著者——曼海姆 (Karl Mannheim)

譯者——張明貴

學術編輯——林志明

出版者——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 231 新店市北新路三段 46 號 2 樓

電話——02-2916-2211

傳真——02-2915-5439

法律顧問——端正法律事務所

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

物流——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225-6562

傳真——02-2225-8783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800 號 11 樓之 2

初版一刷——2006 年 2 月

網址——www.laureate.com.tw

E-mail——laureate@laureate.com.tw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57-730-521-0 定價 —— 新台幣 350 元

譯序

知識社會學是二十世紀劃時代的新學問，也是德國社會學家曼海姆(Mannheim, K.)終其一生的主要的思想成就。曼海姆的代表作與經典名著《意識型態與烏托邦》(*Ideologie und Utopie*)一書，最大的貢獻也就是為建立知識社會學鋪陳一條坦途。

知識社會學是專門探討知識與人類生存的關係，對於化解思想主張乃至偏見與社會團體的衝突，頗有助益。在人與社會都仍亟需互相溝通，乃至增進彼此了解的時代，從對知識社會學的了解，當可得知曼海姆化干戈為玉帛的高明見解，也可知道如何化解自己與別人的偏見，獲得知識與思想等方面的真正自由與認知。

1933年以前，曼海姆在德國學術界，即相當活躍。但是，曼海姆雖致力於學術研究與創作，卻曾受到兩次政治迫害。先是1919年在他出生所在的匈牙利，被以反革命的罪名驅逐出境；後來在德國，又因「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反對「外來」教授措施，被迫離開德國，移居英國治學與教學。

在德國期間，曼海姆曾有十年時間，從事私人研究。1929年，他出版了震撼士林的《意識型態與烏托邦》一書（原著為德文版，英文版是1936年出版），立即引起德國以及歐美知識界廣

泛的注意與討論。1930年，曼海姆旋即獲聘為法蘭克福大學社會學教授。

惟因政治因素，曼海姆於1933年被迫移居英國，任教於倫敦政經學院，講授社會學。後來，曼海姆又在倫敦大學教育中心，晉升為哲學與教育社會學教授。在英國期間，直至過世之前。曼海姆以提倡全盤規劃與社會教育，因應德國納粹興起所造成的危機而著名。除了《意識型態與烏托邦》一書外，曼海姆生前還出版了《變革時代的人與社會》(*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1940)。過世之後，曼海姆的論述被輯印與編譯成冊的有：《論知識社會學》(*Essay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1952)、《思想結構》(*Structure of Thinking*, 1982)，與《保守主義》(*Conservatism*, 1986)。這些論著基本上，都是在闡明知識與思想的社會根源與作用。一言以蔽之，曼海姆的知識與思想結構是以知識社會學為中心。

在思想上，曼海姆一心關注社會與思想的互動關係。他同意馬克思的一個論點——現代各種思想的形成，都有其明顯的政治立意原則，因此在詮釋思想時，最好將之各別歸諸與社會集體行為有關的因素。因此，曼海姆進一步大而化之的將上述見解，修正為去除馬克思主義在階級意識型態上的偏見，最後導出政治中立的知識社會學。從而由知識社會學，奠定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的基礎。

再者，受到黑格爾辯證法的影響，曼海姆樂觀的認為：相衝突的團體可能促使彼此認識到自己的觀點有偏蔽，因此，對立者的互補，實可開啓「綜合的」共同知識之路，使大家對普遍的歷史情況，與實際可能性的現實評估，有一共同的認知。

依曼海姆之見，社會衝突肇因於各人思考方式與真理認定標

準的差異，而非源自經濟差距與階級意識。尤其是，曼海姆並不喜歡極權主義；他所主張的是，社會有計劃的保障自由，使知識能夠融合與整合。

在《意識型態與烏托邦》一書中，曼海姆對於知識乃至社會思潮的產生，有絕佳的妙喻與論述。他論稱：所有知識皆受社會情境制約，每個時代各有其思想型態，但是每個時代本身也都有思想衝突的趨勢，亦即保存既有思想型態的趨勢，與想要除舊佈新的支持其他思想趨勢相衝突。前者形成「意識型態」，這是一種「假像意識」，會使人覺得這世界比真實情況更穩定；然而，後者是促成變遷的動力，形成所謂「烏托邦」思想，這種思想往往對未來抱持過高的期望，而且頌揚歷史的動力。曼海姆的思想精華就在於他認為：社會中針鋒相對的團體，其衝突可由不偏不倚的知識份子轉化為「動態整合」。

換言之，知識菁英可促使相衝突的意見或勢力，在社會中產生共識。在思想發展的辯證過程中，正反相生相對立，然後整合成一眾所接受的思想，又開始一正一反的思想發展過程。如此，曼海姆的答案，似乎是真理的標準在動態整合過程中，必須視社會的內外環境而定。這也就是他著名的知識與社會情境「關連論」。

由於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打破了思想樊籬——揭示知識與社會情境的關連——尤其著重偏見的化解，在學術思想史上，自有其獨到的創見與貢獻。曼海姆同時代與後來的學者，大多擷取其思想的精華或片段，加以發揮或詮釋。社會科學家汲取曼海姆對信仰系統的社會學分析。然而，有些社會理論家對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的基本觀念——知識在社會中的淵源、性質與歷程——提出質疑。

批評者認為曼海姆以歷史主義的方式，來鋪陳他對意識型態或「綜合」知識的認知，可能造成知識相對論的惡性循環，但曼海姆本人卻是十分反對歷史主義與知識相對論。在這點上，可能是曼海姆所建立的知識社會學留下的懸案。惟誠如凱特勒教授(Pro. David Kettler)所撰述：「以當代詮釋學方法的脈絡來看，或者就最近『功能主義』理論對真理的探討來說，曼海姆著作中所顯現的『實驗主義』，確實比許多批評者的立論，更有收穫。」曼海姆的實驗主義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優劣強弱之爭，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而是嘗試由公正的知識菁英領導思想整合，創造共識。更重要的是，曼海姆對真理的態度，並非武斷論，而是主張與其一味辨認真理，不如先認清思想與社會情境的關連。

因此，在思想、知識、價值與文化多元化乃至分殊的時代，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不啻打開了吾人心靈之窗，讓吾人看到了窗外有藍天——除去思想的框框，框框之外有著寬廣的知識領域——不再侷限於自己的社會境況所形成的知見。（本文曾刊載於《中央日報》大千世界版，1998年4月17日。）

張明貴

2002.3.1 台北

英譯本前言

本書英譯本包含原作者一些不同的論述。第二至第四章是曼海姆德文版《意識型態與烏托邦》(*Ideologie und Utopie*)內容；第五章是由他的論文〈知識社會學〉(*Wissenssoziologie*)構成(原收錄於 Alfred Vierkant 所編之《社會學辭典》)。第一章則是專為英語世界讀者引介本書所寫。

viii

第二至第四章探討知識社會學的重要問題，並且顯示此一新興學門，如何可應用於近代與當代社會生活最重要時期，最後一章則是致力於對此一科學的新旨趣，形成簡明的前瞻。

英譯本的前四章，在風格上，與最後一章截然不同。前四章呈現全然各別的主題，最後一章則由於原為「百科全書」所寫的一篇專論，不啻形同綱要。

曼海姆教授在前述論文所引用的論著，皆附在分類書目。為此，英譯者將美國、英國、法國，與德國對知識社會學有關與有所啓發的思想，較重要的代表論著，亦增列其中。

除了忠於原著語文外，英譯者一直認為應儘可能將德文原著譯得傳神。雖然有時為了讓讀者了解，不免須有所意譯，但仍認真致力於正確表達作者原意。

ix

感謝密西根大學安格教授(Profesror Robert Cooley Angell)閱讀

第二章與第五章的章節，以及芝加哥大學貝格茲先生(Mr. Arthur Bergholz)閱讀〈意識型態與烏托邦〉的部分章節(sections 1-9)。同時，亦須向金貝格夫人(Mrs. E. Ginsberg, M. A., Oxon)，與麥唐納小姐(Miss Jean McDonald, B. Sc. (Econ.), Lond.)致謝，因為她們協助本書的編譯，並且提出珍貴的建議。而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mmitte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亦慨然協助本書手稿之編印，在此一併致謝。

衛斯(Louis Wirth)

席爾思(Edward A. Shils)

英譯本導論

德文版的《意識型態與烏托邦》，出現於思想極度緊張的氣氛中。當時雖然曾引起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廣泛討論，但隨之而來的只是思想家試圖對已形成的問題，尋求直截了當的即時解決法，或是遭受放逐，與被迫保持沈默不語。之後，德國境內的衝突，導致「自由主義的威瑪共和」(the liberal Weimar Republic)衰敗，此衝突早在世界各國傳聞開來，特別是在西歐與美國。一度被認為僅纏繞德國作家的思想問題，實際上已籠罩全世界，一度被認為是一些知識份子心懷一國的情懷，也已成爲現代人的普遍心思。 x

對此情境的回應，業已產生廣泛的論著，紛紛論及西方文明的**結束(end)**、**衰落(decline)**、**危機(crisis)**、**衰敗(decay)**或**毀滅(death)**。但，儘管這些標題預含著這樣的警訊，這類造成社會與思想混亂的基本因素與過程分析的論著，大多似乎沒有應驗。無與倫比的是，曼海姆教授的著作顯然是一種對當前時代的社會潮流與情勢，以及相關的思想、信仰與行動，加以慎思、批判，與學術的分析。

我們這一時期的特點是，一度被認為是絕對、普遍與永恆的**規範(norms)**和**真理(truths)**，或在意旨上被認為最好是不加了解而

xi 接受的規範與真理，已受到質疑。按照現代思想與研究，一度被認為理所當然的許多事情，也漸漸被宣稱需要驗證與證明。證明的標準本身，也已成爲爭議的焦點。我們正見證到，不僅對觀念有效性的普遍懷疑，而且對提出觀念的動機也不予信任。這種情形因思想相互對立的爭鳴，而更加嚴重，個人的自我膨脹竟比真理更受到賞識。生活的日趨世俗化，與個人競爭意識的加重，已全然滲入一度被認為是無偏私與客觀追求真理的領域。

然而，無論此一變遷如何令人不安，業已產生全面性的影響。在此之中，必須論及以往不曾被懷疑的趨勢。即朝向更全然自我檢視的趨勢，與在觀念和情境互動中更具理解性的覺醒。雖然認為動搖我們社會與知識結構基礎的動亂會形成有益影響的想法，似乎可笑之至，但須肯定的是，變遷與混亂之光怪陸離，由於受到社會科學的研究，同時也使得社會科學有了前所未有的嶄新發展機會，其成果豐碩可期。然而，此一新發展端賴充分認知阻礙社會思想的障礙。這並不意含自我澄清(self-clarification)是社會科學進一步進展的唯一條件，而是一如後文所述，自我澄清只是社會科學進一步發展的必要先決條件。

xii 第一，社會知識的進步目前受兩個基本因素所障蔽或阻礙，這兩個因素一者與知識本身有關，另一者由科學世界本身造成。一方面，過去一直阻礙知識進展，以及使知識進展遲滯的勢力，迄今仍不認為社會知識的進展與對社會知識的興趣並存。另一方面，嘗試將科學活動的傳統與所有手段，由自然科學移植至社會領域，卻時常造成混淆、誤解，甚至毫無結果。有關社會事務的科學思想，迄今已開始反抗不容異己的鬥爭與壓迫人的體制。科學思想一直致力於反對其外在永恆的敵人——教會，國家與部落

的威權利益。然而，在過去數世紀以來，至少對這些外在勢力，科學思想已局部獲勝。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容忍毫無拘束的研究，甚至鼓舞自由思考。在思想混沌的中古世紀，與現代世俗獨裁政權興起之短暫間隔時期，西方世界承諾將實現所有時代啓蒙人士的希望，亦即經由完全任用才智之士，得以克服自然造成的逆境，與文化上的困境。然而，一如過去之屢屢受阻，此一希望於今似乎也受到抑制。所有國家都已正式或驕傲的轉而崇拜非理性的狂熱，甚至連長久以來一直是自由與理智天堂的安格魯撒克遜世界，近來亦再度出現迫害知識份子的情況。

在西方心靈發展的過程中，追求自然界的知識在經過宗教神學的迫害後，已經形成一自然科學的自主帝國。自十六世紀起，儘管有少數的例外，但神學武斷論已因科學研究領域的擴增，逐一退卻，直至自然科學的權威普遍獲得承認。面對科學研究的進展，教會開始讓步，並且不時重新調整宗教教義，使得與科學發現的分歧，不致相差太遠。

最後，科學的聲音受尊敬，而且被聽取的程度，已近乎過去僅對宗教權威的聲明所表現的崇敬。近數十年來，科學理論結構進行的「革命」，已使得科學追求真理的聲望不可動搖。即使最近五年來，有時出現科學造成經濟組織受害的呼聲傳出，而呼籲應限制科學成果的應用，然而此一時期的放緩自然科學研究步調，主要可能是經濟上減少對科學成果的需求，而非有意阻礙科學進步，以穩住**既存建制**(the existing order)。

xiii

自然科學勝過神學與玄學教條，與社會生活研究的發展，形成強烈的對比。雖然經驗程序已深入古代攸關自然的學說，古典社會學說卻證實無法祛除世俗與經驗思考。這有一部分可能由於事實上，古代對社會事件的知識與理論化，遠勝於對自然與生物

的觀念。展現新自然科學之實用時機尚未來臨，而既有社會學說的適用性又不能確實令人信服。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理則學、倫理學、美學、政治學，與心理學遂被後代視為權威，加以接受，而他的天文學、物理學，與生物學觀念，則不斷被視為古代遺留下來的迷信。

直到十八世紀初，政治與社會理論仍由古代與中世紀哲學家的思想範疇支配，而且主要是在神學架構內產生作用。社會科學之實用，最初是由於關切執政問題。「重商政治經濟主義」(Cameralism)與政治計算(Political arithmetic)代表此一趨勢，惟限於家庭日常生活事務，甚少成為理論。結果是，社會知識關注最受爭議的問題部分，很少能宣稱具有自然科學發展至某一時期所能成就的實用價值。同時，那些社會思想家個人，亦無法預期獲得來自教會或國家更正統的財經與精神支持。社會與政治理論變得愈世俗化，就會愈徹底祛除使既存政治建制正當合法的**神聖迷思**(the sanctified myths)，因此新興社會科學的地位，就變得愈不確定。

xiv

當代日本對科技的影響與對科技的態度，在社會知識上，提供了一顯著差異的實例。該國甫一接受西方潮流的影響，就迫切吸收西方科技成果與社會知識方法。但是，來自外界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影響，迄今仍受質疑與頑強反對。

在日本，重視對自然科學與生物科學成果的熱衷，與小心翼翼的從事經濟、政治與社會研討，形成強烈的對比。經濟、政治與社會等這些學門，大多仍屬於日本人所說的**危險思想**(Kikenshiso)。當局視討論民主政治、憲政主義、天皇、社會主義，以及許多其他論點為有危險，是因這類論點的知識可能破壞神聖信念，與既存建制。

但是，我們不能以為這是日本絕無僅有的情況，必須特別強

調的是，在日本列為**危險思想**範疇的許多論點，直到最近，亦仍為西方社會的禁忌。即使現在，開放、坦誠與**客觀 (objective)**的探討最神聖與最受珍惜的制度與信念，在世界各國多少仍深受限制。舉例言之，即使在英美，對於共產主義的事實探討，無論多麼公正無私，如果不冒被戴上「共產主義者」帽子的危險，實際上是不可可能的。

因此，每個社會都有**危險思想(dangerous thoughts)**的限制範圍，幾乎是無可爭辯。雖然我們承認，各國與各時代所認為的危險思想，可能各有不同，但整體言之，具危險標誌的論點就是社會或社會中控制團體認為重要與神聖，因而不能容忍由討論而褻瀆。但是，不易辨清的是，事實上，思想即使沒有官方檢查，是否擾動人心？以及在某些情境下，是否危險與有害？因為思想畢竟是觸媒，能使常規確定，革除習慣、破壞習慣與信念，以及產生懷疑論。

xv

社會科學論述的特點，是見諸事實上，各種主張無論多麼客觀，都有超越科學本身界限的諸多影響。因為各種對於社會世界的**事實(fact)**主張，皆關係到某個人或團體的利益，吾人甚至不能不籲請注意某些**事實(facts)**的存在，而不招致那些在社會中，對**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的**事實(factual)**境況，賦予不同的詮釋。

第二，以此問題為重點的論述，傳統上被認為是科學的客觀問題。在英語世界的語文中，**維持客觀(to be objective)**一直意指，在事實呈現時，不偏私，無偏好，不袒護偏見，無成見，以及無

註 1：正因為這種思緒隨後發展為知識社會學，並且構成《意識型態與烏托邦》英譯本的主題，使得我們得以洞悉政治倫理規範，不僅不能由直接思考事實演繹，而且本身對察覺事實的模式，產生關鍵性的影響。敬請特別參閱 Thorstein Veblen, John Dewey, Otto Bauer 與 Maurice Halbwachs 的論著。

先入為主的價值觀念或判斷。這種觀點是以前自然法觀念的呈現，符合對自然界事實的思考，而非染上思考者的言行規範，自行對思考加上規範。在以自然法則研究客觀問題的途徑穩定後，此一非個人化的察看事實方式，又一時因實證主義的流行而獲得支持。十九世紀的社會科學一再警告我們，不應受情感、政治勢力、民族主義與階級情感的不當影響，並且籲求自我純正化(self-purification)。

xvi

如果不是牽強附會的話，充分認知現代哲學與科學史，在某種程度上可看出此類客觀性趨勢。據稱，這種客觀在消極面，是由消除有偏見的認知與錯誤的概論，尋求有效的知識，而在積極面，則形成批判性的自覺觀點，與發展周延的觀察與分析法。乍看之下，在理則學與方法論的科學著作方面，英美之外的其他國家思想家，可能一直比英美人士更顯活躍，但實際上，英語世界的思想家一直關注著這類問題，只是未特別標明為「方法論」，因而此一看法必須修正。當然，關注探求有效知識的相關問題與陷阱，長期以來一直是自洛克(Locke)、休姆(Hume)、邊沁(Bentham)、彌爾(Mill)與史賓賽(Spencer)，到當代傑出思想家所不可忽略的部分。我們未必認為前述對於知識過程的探討，是嚴肅的嘗試形成知識社會學的認識論、理則學與心理學的前提，因為它們並未明白地掛上此一命名或有意地如此進行。雖然如此，只要科學活動是以有系統的自覺方式進行，這些方法論上的問題就能持續獲得相當多的注意。事實上，在彌爾(J. S. Mill)的《理則學》(*System of Logic*)，與史賓賽(Herbert Spencer)傑出卻為人忽略的《社會學研究》(*Study of Sociology*)等這類著作中，已對客觀的社會知識問題，做了直率而周全的探討。在史賓賽之後的時期，由於高頓(Francis Galton)與佩森(Karl Pearson)所代表的統計技術興

起，對於社會知識的客觀與否的興緻稍退。但是，在我們自己的時代中，尤其華勒斯(Graham Wallas)與霍森(John A. Hobson)的著作，正象徵著對客觀社會知識旨趣的回歸。

儘管在歐洲人士的著作中，我們通常可以發現美國被描繪為在思想上是一片貧瘠，但也已有許多美國思想家關注於客觀社會的知識問題。在這方面，出類拔萃的是蘇納(William Graham Sumner)的著作；雖然他探討問題是間接經由分析一般民衆與多數人對社會規範的影響，而非直接經由認識論的批判，但他以生動有力的方式，導引注意**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對知識的影響，將客觀與否的問題，置於確實具體的社會背景中。不巧的是，他的學生無法深入探討他在研究途徑的豐富蘊含，卻主要致力於思考他思想的其他片段。類似他對此問題探討的如維布倫(Thorstein Veblen)；維布倫在一連串鞭辟入裡的傑出論文中，一直探討文化價值與思想活動的密切關係。以現實主義途徑(realistic lines)，進而研討同一問題的，可參見羅賓森(James Harvey Robinson)《形成中的心靈》(*The Mind in the Making*)；在此著作中，這位傑出的歷史學家觸及本書詳盡分析的許多論點。更晚近的是，佩德教授(Professor Charles A. Beard)的《社會科學本質》(*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Sciences*)，已從教育學觀點(a pedagogical point of view)，探討客觀社會知識的可能存在與否，顯示他受到曼海姆教授論著的影響。

xvii

必要與全面著重文化價值與利益對知識的不當影響是，只要思想評估成分的積極與建設性意義必須被承認，則與文化批判知識的消極面就形成結合。設若早先論及客觀，是著重消除個人與集體成見，較現代的研究途徑則注意到此種成見的積極認知意義。先前有關客觀的探求，傾向於將**客體**當成與**主體**(the Subject)